肖巖文鈔

肯巖文鈔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王烈婦傳　衛貞女傳
董節女傳　張先生墓誌銘
汪梅溪墓誌銘　祭宅三叔文
昆季哀辭　記衛某事
記法海事補遺　導河積石論
三江論　濟論
四書題解序　翟瓊九時文序
省齋詩鈔序　金陵會館記
見明上人傳

省巖文鈔卷一

涇上趙良澍肅徵甫著　　男如圭校字

世論

昔子張問十世意在知來而夫子祗據往以推之豈不知繼周之爲秦哉序書而終於穆公悔過之誓亦若知有秦者然自二帝三王以來易姓受命非一世矣莫不守其道而不變損益其法以咸宜兢兢焉惟恐失墜誠以生人者世維世者人凡爲讀書有志之士尚欲自修其身有以主持乎世況上而爲君者乎雖在夫子前知之誠曾不意繼周

者之爲秦也自繼周有秦後之論世者遂由此以別爲古今判其優劣其論允矣而吾之意則欲由秦而上斷自春秋戰國以爲世之古今焉試就其治亂之跡觀之古之世非有治而無亂也唐虞以前吾不可得而知夏四百年而有桀殷六百年而有紂周三百年而有幽厲其荒淫暴虐何遽異于隋之楊廣齊之寶卷陳之叔寶北齊之高洋而穢德彰聞遂至身弒國亡爲天下笑後之世亦非有亂而無治也如漢有文帝唐有太宗宋有仁宗天下承平百姓安樂壽考何多讓于夏少康之中興

殷高宗之嘉靖周成康之刑措四十年而盛德配天遂以保世滋大後人稱頌不衰然則古亦今也今猶古也而世必云古今人不相及者何也吾仍迹其治亂觀之桀能亡夏而禹之典則不亡故湯起而能纘其服紂能亡殷而湯之寬仁不亡故武能起而反其政幽厲能亡周而文武之耿光大烈不亡故仲尼生而能表章其成憲搜輯之以爲詩書筆削之以成春秋明其制度文章以示萬世有天下者知所取則至于漢唐雖去古未遠而經春秋戰國以至于秦變亂舊章焚棄經籍坑殺儒生

使後之人冥冥焉無所尋逐其間雖有賢君如漢孝文唐太宗宋仁宗者奮然有志於上理不過憑其聰明材力之用得之殘編斷簡之餘聊以救一時之衰弊耳而欲追先王之制作探孔孟之心源蓋不可得矣故古者有亡國而道常存後世則有治君而法已蠹豈非天之戾氣特鍾於秦以限今古而人力所無可如何者乎自秦人制郡縣而漢高制地分王反者接踵故唐令羣臣議封建魏徵李百藥皆以爲不若守令自秦人開阡陌其後北魏均田唐制租庸調法卒未有議復井田者自秦

人困農民以養士卒周制府兵歷隋及唐而終廢之事變因仍日趨簡便自非堯舜復生而欲矯秦之弊以歸于古其勢不能而世之好爲議論者以爲古今同此世世卽同此人而必以秦劃分其界特宋儒之偏言然此豈惟宋儒言之賈誼固嘗過秦矣董仲舒不嘗謂漢承秦後如朽木糞墻乎梅子眞不嘗謂秦爲無道剗仲尼之跡滅周公之軌使王道不通乎夫殷因夏周因殷三綱五常之理百世可知者雖秦人未嘗無之要其感之以德教而民習于爲善導之以刑虐而民習于爲惡者古與

秦不可強同也不然昔王仲淹嘗以今擬古矣而說者謂通之師弟互相標榜比擬孔顏僭竊固不足道即如漢高光武可以追蹤禹湯文武乎建安之詩可以附國風雅頌之篇乎兩漢之詔可以比虞夏四代之書乎此即問之好為議論者必不能倒置是非而作違心之談則即宋儒之言參之以賈董楊尉亦可見人心之所同然者必不沒也顧前人之論世以秦為界而吾獨以春秋戰國為界者以秦為界不過曰不如古耳以春秋戰國為界則不絕人以以挽今復古之思焉何也春秋亂賊之

禍勢必入于戰國而孔子得以救之戰國橫議之禍勢必流爲暴秦而孟子得以攻之雖不能乘權布治易俗移風而猶以空言存帝王之道法孔孟既沒而汲汲修補使道法幽而復明者誰乎歷千五百年始有程朱以接鄒魯之眞傳其維世之功固有大于漢之董子唐之韓子者論者概以宋儒目之而肆詆焉獨何心歟

學論

考典之學詳于漢言性之學起于宋爲漢學者於物求名於器求制故禮爲長爲宋學者以敬爲主以靜爲存故理爲長禮之煩不若理之簡也理之虛不若禮之實也二者各據其勝而忘其偏相持而不相下每至互爲詆諆而吾以爲二者皆非也貪多務得廣見洽聞逐於末而不求其本以是爲學則有便於記醜者矣致虛守寂極深研幾窮其隱而反失于顯以是爲學則有便於寡陋者矣噫求眞學于今之天下其持論惡乎定學之名始于

說命而精一之旨則自虞廷發之夫子之教人也不外博約孟子亦云博學詳說以反于約學不博則識不生何由參稽于彼此而得其精學不約則心無主何由別白其是非而歸于一是故孔孟所謂博卽虞之惟精也孔孟所謂約卽虞之惟一也設使爲漢學者能研精以徐求其一則博非覩記之博而於禮槪其天則矣爲宋學者欲守一而先求其精則約非簡陋之約而於理措諸人事矣豈不兩相濟以有成哉是故君子之爲學也不徒博也不徑約也凡詩書之所記載史籍之所流傳大

而天官地誌細而草木虫魚莫不孜孜披覽而又於繁賾之塲求其義類之歸以折衷于至是是乃聖賢之學其博也即大學之所謂致知格物也其約也即大學之所謂正心誠意也而何禮與理之不融會貫通哉夫漢學莫大于康成今之學者求其制度典章是矣而必牽于讖緯之談則入于謬而已矣宋學實始于周子後之學者求其仁義中正是矣而必泥其無極之字是墮于空而已矣而且肆然自號于人曰吾漢學也吾宋學也其果有當于孔孟之所謂博約耶虞廷之所謂精一耶其

足以害天下之學也實甚

仕論

昔夫子使開仕開以未能信對今天下之儼然入仕者果能自返諸心而深信無疑哉自成周賓興之法久廢不行唐以詩賦設科至明以經義易之不考其德行道藝而取決于一日之文詞其不幸爲有司所擯棄者雖抱濟世之畧而老死溝壑有終其身不能邀一命之榮者矣其幸而得之者釋褐之初莫不掛名仕籍內則爲京朝官外則出任縣令自非殘疾老死未有廢置不用者夫京朝官固佐天子以總治天下者也縣令則承天子命以

宰制一邑者也彼其居恒所講習者不過耳目觀記之功而於涖官臨民之道曾未嘗究心于其間顧使之爲京朝官則受之而不愧使之爲縣令則任之而不辭而天下亦不以其受之任之爲非宜蓋習見夫世之紆朱拖紫者其始皆由科目而來以爲其例固然恬不知怪而吾以爲士之所以求仕者徒以希榮名邀厚實乎抑將有以仰報君恩下慰民望乎禮云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古如伊呂之徒不待言矣三代而下諸葛居隆中而爲漢籌畫早定偏安謝傅遊東山而同人憂樂

自知不免宋范文正爲秀才時卽以天下自任及其出而立朝勲在宗社澤被民生卒如其志豈非平生所學灼然有自信于心者哉今乃以雕蟲小技毅然預人家國其有才智不關于學而偶稟自天者固可任股肱心膂之勞而庸懦無能之輩而身無敗事得術資格以躋于顯宦者什居八九夫力小而任重智小而謀大久則伴食于中書出則委權于胥吏遭時太平雖不明于刑戮之條而實陰爲軍民之蠧清夜自問得無有惡然不安者乎故孔子於乾之九四有曰或躍在淵自試也自

試而信其才之足以有爲則進自試而知其智之有所不及則退雖微倖一第仍歸而閉戶讀書舍詞章以求經濟可也即或家貧親老有不得不急謀升斗者亦辭尊居卑如趙元亮之蒔藥崔斯立之哦松可也否則知進而不知退以其不學無術之躬揚揚焉入居政府其心事將何在哉吾知孔子之所斥爲鄙夫者必若人矣

治生

人之有此生豈非天哉天生之必有所以給其生者亦天心仁愛所固然然而宇宙之大億兆之繁其禀氣于陰陽者正非一類使天而無意于其人則第聽其自生而或遭時之窮以終于困天而有意于其人則不欲其苟生而或借境之阨以玉其成天困之人之所難達也天成之人之所當順也亦烏用治之治之于難達之日則力爲徒勞而無益于我之所爲生也治之于當順之日則才且自裹而甚拂乎天之所爲生我也故曰素位而行修

身以俠獨怪元許魯齋以理學自任其教人循循有法而顧謂學者當先治生若無以免于凍餒即無以砥其廉隅者此亦洪範旣富方穀之意然何其視學者如細民也夫有恒產而後有恒心民愚則然儼然有志于聖賢而必計其產之有無何以為學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顏子簞瓢陋巷孔子稱其樂道而賢子貢結駟連騎孔子惡其貨殖而不受命由此觀之治生者得乎不治生者得乎若必藉口于魯齋之說是君子必待食飽居安而後從事于歛愼倘朝夕一有不

給勢必奔走馳逐爭食于雁鶩競利于錐刀愈趨愈下而功利之中其膏肓者其弊遂至不可救藥處不足爲良士出何能爲純臣古今來往往有名側儒林而行同狗彘若孔光張禹馬融之徒未始不由治生之一念開之也且夫治生之道不過農桑今天下地少民稠計口受田之法必不能行世之學者每至貧無立錐而欲出而貿耒入而橫經何可得也倘不服耕而服賈身居市井爭利趨時其事既非君子之事其心必爲小人之心濟夜常不可以自問使內存君子之心外習小人之事則

心既不歸于專一事必不能算及錙銖雖日從懋
遷正恐不能裕其生計也而吾所以治之之術窮
矣然則爲學者計將奈何惟有存淡泊之心矢堅
忍之操厭糟糠而敦詩禮萬一天之有意于我於
仕學中開一生途使得免于飢寒幸矣即不然而
以守道爲大防視餓死爲小事守正而斃亦無愧
天之所以生我者焉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焉
用蠅營狗苟者爲

縣令

董仲舒曰令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而守去民猶遠惟令為親凡國家之德不遐敷恩不下究以致百姓之貧窮孤苦而不遂其生者皆令不得其人故也縣之大者不過百里其次或五六十里戶口不繁鄉聚不遠其民情之悲愉欣戚土俗之奢儉貞淫士風之美惡醇漓獄訟之情偽曲直民不得自達于上上不得悉知于民者皆令之耳目所及周咨訪所能遍故上之權惟令是寄下之命惟令是依銅章墨綬秩雖卑而責

棊重吾見縣令之不易爲也然而士君子之存心于濟物者毋不願爲京朝官而願爲令豈故辭易而居難歟蓋當天下有道中外晏安其職居鄉相者以式循舊章爲寡過供奉文字者以導揚盛德爲効忠雖有才畧輻湊之人亦無所展其猷爲以顯濟于民物而外之封疆大吏自憲府以至監司位尊望重苐總治其大綱而已必不能廵視部轄苛察纖細下而侵郡縣之官故大吏皆不言知而郡守州牧縣令必各就其所涖之地而冠之以知也夫人情必相親而後知之悉亦惟能知而愈親

之深今有友朋而托為知己者非第知其人之道德必兼知其人之身家甘苦與共有無相通而後彼此得稱為莫逆令之於民猶是也古之稱賢令者三異十奇不可縷述而吾尤喜漢卓茂為密令人有告亭長受其米肉者茂為示以羣居交接之道歲時餽遺之常且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所以諄諄訓諭者不啻父之于子師之于弟何其親也宋王安石創行青苗仕州縣者往往自劾違旨而去康節語其門人故舊曰此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何

爲故凡時政之有利于下者令得奉行之以廣主恩即時政之不便于下者令亦稍得變通之以減民害此古之循吏所以親民如子而民亦親之如父母也士君子讀古人書懷仁民愛物之志正不必身居臺閣但得一邑而治之則爲之察其民情召好而去惡爲之變其土俗經禮而紀義爲之整其士風砥節而礪名爲之平其獄訟鋤強而扶弱而又本之以忠誠行之以明決如是而上無掣肘政得觀成吾知其居則有生我之頌去則有誰嗣之思亦可謂無負所知也已若夫嚴酷以示其威

侵漁以牟其利於民生之利病茫然不知而惟以苞苴事其上以囊橐私其子孫此則庸惡陋劣士君子之所耻而不道者也

胥吏

今之胥吏即周之府史胥徒庶人在官𡈼古今所不廢而不知其人爲難馭也士農工賈四民各有執業獨胥吏不入膠庠不服田畝而承役于官必其人小有才智足以任奔走使令之勞即不能無機械變詐之術故嘗上有以惑其長而竊其權下有以詐其民而奪其利弊端百出有不可勝言者故漢制二千石長吏皆使自辟曹椽而所辟多取境內之賢者自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嗇夫盡以儒生學士爲之旣能熟習民情以周知其

利病所在又能通達政體以詳酌其緩急之施故宗資畫諾成瑨坐嘯而官事一任功曹誠知范滂岑晊之足以佐治也及上之用之則吏與士未嘗分途黃霸起于卒吏薛宣奮于書佐朱邑選于嗇夫邴吉拔于獄吏出爲郡守入爲公卿故雖有大賢亦不以出身微賤爲恥此兩漢吏治尚近成周誠千古所宜法者也魏晉以後流品既分士以選舉爲高不肯推擇爲吏而爲吏者多迫饑寒寡廉恥之徒或治文書則竄易其字以弄法或治租賦則上下其手以剝民或任追捕則貪取其財以縱

盜而官長曾未之知也偶有小過一忤其意則詈罵之鞭朴之如奴僕然當其進時既不察其行能之素及久任後又爲絶其仕進之門即曰三途並用而由小吏以積功至顯官者千百中一人耳此其人又何樂而爲善而士之由選舉來者不過以詞章得之一切刑名錢穀非其所學則當之官之初一有疑難必惟吏是問而吏遂得以售其欺迨至居職有年漸能諳練其事又以任滿遷矣而吏則終身不易即例當授官往往易其名而不易其人即易其人而或父子相傳或朋黨相授性情習

氣彼此猶一人也其作奸犯科所以挾官長之勢以侵害于民者將何術以防之吾觀前世設科有明法有明算法所以治刑獄算所以治錢穀也學者當閉戶讀書時存心世道則治經有暇當於律令觀其大小相比之條於算數求其句股相乘之法一旦服官則出其素所嫻習者以臨人決事雖有老吏亦無以蔽其耳目盡其心志則將羣奉爲神明而何奸之敢作噫天下學優則仕者盡如是也胥吏之弊不其清乎若夫馭之以術先爲愚懦無能之狀而誘之以犯法忽然震怒則一日逮斃

數命以搏青天之名君子固不忍因此亦正不須

如此

易論上

天下之理寄于實則滯運于虛則神易也者虛而實實而仍虛者也當卦爻未立之先宇宙間神明之德萬物之情犂然備具于聖人之心者虛也及一奇一耦畫爲乾坤則天地之象立既有乾坤則以坤求乾而得震坎艮以乾求坤而得巽離兌則雷風水火山澤之象立而虛者不由此實乎雖然實則實矣而未嘗滯于其跡也天下之人不一自帝王師相以至士庶生人之事不一自日用飲食以至綱常人有所居之位事有所值之時古今上

下變動無常必欲逐其人與事而一一立之準則示以趨避則雖極八卦之變至于四千九十有六而猶未足以盡之惟庖犧觀物而設之象文周因象以繫之辭辭不必明指其人人不必明指其事而任其位之所居時之所值皆可觀象玩辭即卦爻以返諸吾身而灼見其得失存亡之理以是知實之所指陳者有限而虛之所渾括者至無窮也即以乾坤二卦論之乾者健也擬其健則震為龍而乾亦得為龍坤者順也擬其順則乾為馬而坤亦得為牝馬是象本為虛倣之象而未始有泥也

乾之彖有四德坤之彖亦有四德推而至于屯隨臨革皆有四德是辭亦爲虛托之辭而未始不可易也故聖人立卦首乾坤者亦欲後世用易之人法乾之健坤之順而已矣坤者地道臣道妻道固無人不可用之至若乾爲天德五居君位非以聖人爲天子孰敢當此爻者而王昭素對宋太祖曰臣等若占得此則陛下爲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固無嫌也文言六節之論大人實主九五而本義引同紇之占以大人屬之子儀由是以推則乾之潛見躍飛雖爲人君言之而可以占仕宦之行

藏可以占學業之進退并可以占庶人工賈之作止往來盐泥其象辭以求之則分有萬殊而推其象辭以通之則理爲一致聖人握其理之一者以預待乎分之殊故實者皆爲虛之所蘊而滯者莫非神之所周也張子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易於天地萬物之間無在無不在亦誰得而測之

易論中

人事至紛也人心至動也而能使紛者不亂動者不煩其道不外于易而得之夫人以心逐事遂至紛而亂動而煩者每由于肆然而無所懼即懼矣而非于未事之先憂深慮遠知其時之盛者不可以自恃衰者不可以自諉則將溺于晏安淪于冥昏及其萬事墮壞乃欲從而救之而勢已無可爲故易中吉凶悔吝之辭皆特警之于其先者也其警之于先奈何大有鼎之繫以元亨也卦之所僅見者而或戒以威如或戒以利貞欲其以剛濟柔

也易莫貴于養賢而大畜則示以天衢由頤則戒以厲吉他如師之貞丈人比之元永貞豐之宜日中皆處盛大之時知其有不可恃者也而履之貞厲夬之惕號其憂危更可知矣卦有明夷惟文王箕子能免于難他如屯之險也以小貞濟之睽之乖也以厥宗濟之蹇之難也以朋來濟之渙之離也以渙號王居濟之此皆處衰微之時知其有不可誣者也而蠱之終則有始困之貞不失亨震之以恐致福小過之宜下亦罹于凶其所以寅畏長嚴恭撥亂反正者爲何如歟蓋陰陽之有消長者天

道所必然治亂之遞乘除者亦人事所必然聖人恐人之見其必然而不思盡其當然者以處之也故乾坤十變而繫之以否泰咸恆十變而繫之以損益有泰不能無否要在保泰者食艱貞之福休否者有其亡之心有益不能無損要在損下者有中孚之誠益下者法施生之德論者謂孔子襍卦於諸卦皆分言之而於否泰損益獨合舉之隱以見盛衰之無常反復之甚速也介其時者非預有以防之而欲挽天道以拯人事其勢不能至以上經之坎離合而爲下經之既未濟而既濟則惕之

以初吉終亂未濟則詔之以貞吉悔亡亦猶當盛
而恃其盛衰即乘之當衰而慮其衰盛即因之故
易以未濟終者固聖人吉凶同患而以恐懼脩省
之道示天下也夫人果能法易以知懼則小心以
應務而心無淆亂之私敬事以寧神而事無煩擾
之累由此以察安危而酌趨避庶有得于幾之先
見者乎而惟能懼則然故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

易論下

庖犧之畫文王以彖發明之文王之彖周公以爻發明之而孔子作十翼則合卦畫彖爻以發明之韋編三絶所以抉先聖之精藴歟上古書契未興雖河能出圖有星無字奇耦兩畫亦猶結繩之意自非文周繫辭則民之情僞難窮郎聖人與民同患之意亦不可得而見然而彖有彖之時爻有爻之時有彖本吉而爻不必純吉彖本凶而爻不必盡凶者彖茀統言一卦之大義而六爻自初至上乘承比應各有不同未可牽合爲一致也孔子作

彖傳先從卦之六畫觀其陰陽剛柔之上下相應
與否察其雷風水火之彼此相交與否而於文王
之彖卽取卦之爲德爲象以釋其辭周公之爻或
取其一或取其二以應彖辭而爲卦主然後三聖
之卦畫彖爻首尾貫通無相違背而猶恐人之有
所未詳也又作大象以明一卦之義作小象以明
一爻之義甚矣孔子之於易其用心如此之勤也
且夫易之爲書所以開物成務爲天下後世占筮
而作也筮之四營十有八變起于數成于彖而其
所以化裁推行其中必有理以宰之使事與理背

而沾沾焉求諸象數則穆姜徙于東宮占艮之隨而自知其弗出南蒯叛于費邑占坤之比而惠伯決其必亡故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也孔子欲人爲君子故因占以明理而於元亨利貞之德特發仁義禮知之端而又於乾之九三申其義曰忠信進德修辭立誠於坤之六二申其義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誠敬二者千古聖學之源前聖人所包蘊于觀象繫辭之中者不難顯爲揭之以示人人果能勉于此則爲君子修之吉非若小人悖之凶矣由此以趨時而措諸事業則易之變化在

吾心矣又何所爲而不成不特此也世途之險巇靡窮事變之倘來不測如文王羑周公流言聖人且當之矣況後學乎故於繫辭特取九卦反身修德之功以示天下所以處憂患之道莫要于此則孔子之勉人以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者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故卦畫彖爻庖犧兆其端文周衍其緒至孔子集其成而易已無遺蘊矣漢費氏傳易不立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其亦有見于此也夫

載鬼一車解

離兌之中有坎體坎爲豕故見豕也坎爲弓輪故有弧也其謂之鬼何也三本陽位老陰居之游魂爲變鬼之歸也車則三之輿而以牛駕之者二曳于後四掣于前三則隱伏於其中而晃且劓不成人矣故曰載鬼一車然此亦上下睽隔之時猜忌則然及上抑其過剛之心而成下交之禮則羣疑盡釋陰陽以和其曰往遇雨者陰往而陽應之畜極而通矣坎爲水雨亦取其象也

九陵七日解

震之二三四艮也艮爲山故曰陵乘初故陵曰九初之剛不可犯也而二乘之如躋于高陵之九重者然怵惕危厲雖喪貝多至一億而勿敢逐也七日之象注疏未明程傳謂卦位有六七乃更始時既易事既終也揆之既濟六二之七日其義可通顧吾嘗讀復之彖曰七日來復陰陽反復之數無踰七者乃天運之自然則震及既濟之七日得似皆宜以復彖釋之而本義顧以九陵七日爲未詳盍此固無關于易之精蘊學者姑舍之可也

書論

尚書古文朱子心嘗疑之吳草廬作纂言於今文爲之解釋而以古文另爲一册自是以後攻古文者愈多至閻百詩疏證一書挑根剔齒鑿鑿言之雖有辨口終不得以古文之僞爲宽夫虞夏商周代有其史史非一人文非一手而旣彙萃爲編必不致自亂其例今以今文古文之記時日論之今文如召誥自丙午越三日戊申自庚戌越五日甲寅皆按日數之顧命自丁卯越七日癸酉亦然古文畢命自庚午朏越三日壬申與今文之例合矣

而武成丁未祀廟庚戌柴望則四日也而顧云越三日不惟有乖于今文之例且并自亂其例此何待證以劉歆之三統歷所引武成之文而始知其謬哉顧孔壁尚書亡于永嘉至晉室東遷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奏之而前此大儒如王肅孫炎杜預等皆無一言及之者其爲僞書甚明而顧與伏生今文並傳至千百餘年永立于學宮而莫敢廢置者必其有合于千聖之心源二帝三王之治法不可以磨滅故也不然何弗與百兩篇僞泰誓並爲有識所黜哉朱子語類謂商書伊尹五篇其言最

切凡所以治心修身者雖爲人主言而初無貴賤之異學者所當細讀又謂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是內外交相養之法然則朱子雖疑其僞不過以其文字明白易曉有異于今文之佶屈聱牙而於其理固非無所取也況禹謨十六字尤千古道學之源而顧謂其竊諸荀卿墮于性惡宗旨不亦過乎吾讀荀卿解蔽篇有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君子能知之其文本與禹謨不同或道家嘗有此語故不曰虞書而曰道經也夫天命謂性有善無惡至于人心之靈隨感而動有發爲義理

者亦有牽于紛華者故大學曰欲正其心先誠其
意言欲正則其有不正者可知使謂人祇此心無
人與道之別則何待于正又何求于意之誠乎惟
其危微介于幾希故必精以擇之一以守之而後
於是非疑似之界灼見其中卽於經權常變之間
允有所執此有宋大儒毋爲十六字推闡紬繹以
上承聖統下啓來學而可爲性惡之旨耶至如王
伯厚所謂仲虺言仁湯誥言性太甲言誠說命言
學者皆其理之純粹以精雖仲舒昌黎未足及此
而謂東晉淸談之輩能僞爲之乎此其所以與伏

生之書並垂不朽後人讀之但取其言之切于已者服膺弗忘不必諱其僞亦無容辨其僞也

讀顧命

天子嗣位之禮不見于經顧命一篇蘇氏非之以爲周公而在必不爲此噫亦烏知召公之册度非即本于周公之立成王而爲之者耶惜乎禮經殘缺十七篇中惟著士喪遂使後儒無所折衷顧吾思之禮襍記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又諸侯七虞虞而變麻服葛則未虞以前固斬衰苴絰時也而魯之文公成公定公皆即位于未葬之前遭喪繼立上告祖廟下臨羣臣必以吉服從事春秋未嘗削其事而不書是孔子許之也定之即位

杜預以爲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卽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于宮定乃卽位此其期正與顧命合但昭喪在外越七月而後歸殯已久矣恐杜說未足爲憑至文之卽位去僖公之薨一月成之卽位去宣公之薨三月非斬焉在衰絰之中耶然猶曰既踰年矣春秋之例繼弑君不書卽位閔之不書卽位繼子般也考莊公薨于八月癸亥般於十月已未遭慶父之弑未踰年之子也而春秋不書閔之卽位以著般之爲君則般于莊薨之初必有嗣位于殯宮以明示其國中之臣民者則杜說

雖於昭定未確而揆之春秋之旨正非無憑春秋周公之典禮也孔子許之即周公許之而又何疑于顧命黃氏翰曰人君即位之別有四始死正嗣子之位旣殯正繼體之位踰年正改元之位三年正踐阼之位馬端臨以爲顧命所謂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者正嗣子之位也所謂王麻冕黼裳入即位者正繼體之位也正位而可凶服耶朱子曰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諸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服也汪氏克寬申之以爲朱子之意葢欲權一時之宜如借吉之例

而三年之喪終不可廢此康王所以釋冕而反喪服也夫三年之喪創鉅痛深故祖括髮爲去飾之甚而士喪禮筮宅卜日主人北面免絰鄭註以爲求吉不敢純凶又檀弓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鄭註以爲天子諸侯變服而葬既虞乃服受服則自天子以至士庶皆有因時制宜易其純凶之服以敬接于山川之神者况顧命雖受之先君而惟天惟祖宗固有赫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者耶且此禮亦非始于召公商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按書云祗見有敬心

爲其非凶服可知說者以爲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則顧命正周之監于殷禮二公平日所熟講之者也唐張束之亦云顧命之禮周因于殷孔子存之于書所以正一代之典章垂百王之儀法觀後漢志太子即位柩前羣臣吉服太尉升自阼階稽首讀策以璽綬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皆仿顧命爲之者第其以日易月爲大謬于康王反喪服之禮耳日知錄泥于蘇氏之言求其解而不得遂謂顧命篇有脫簡自狄設黼扆以下宜合于康王之誥爲踰年即位之事顧踰年則去四

月生魄已越十月將小祥矣即不得稱顧命而太史讀册明云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太保芮伯又稱成王爲新陟王將何以解焉

按顧氏日知錄云不言殯禮知是闕文然此篇是命羣臣立康王非爲天子記喪禮也故自乙丑至癸酉王崩之後惟記迎子釗以宅憂作册度以傳位而已至命士須材將備巷用而殯殮俱括其中矣何用悉数其獨詳几席與寶物者象成王生存而面命之故不敢以凶服承也顧氏又云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初

崩七日諸侯何由畢至然書云越七日癸酉是以丁卯之日數若乙丑至此則九日矣近畿侯甸容有至者故其詞曰一二臣衛何必羣后之咸在乎至云未沒喪不稱君今書曰王是踰年之君也不知王之爲稱特史臣書之羣公奉之而王自稱則曰釗曰𦖁子猶在喪之辭也安見其必踰年哉

詩論

六經並垂而詩獨爲雅言之首嘗諄諄焉歷陳其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之益爲小子朂則夫子於詩雖未如周易之作十翼春秋之經筆削而所以敘述其義者實詳見於魯論至詔伯魚以二南而惕之以墻面其旨益明蓋欲後人學文王也三百五篇上述后稷之肇祀公劉之勤民下及武王之勝殷成康之持盈保泰風雅頌之正者備矣而皆托始于文王風始關雎陳正家之道人倫之端萬化之本也由家以及朝廷君臣一德則首鹿鳴

由朝廷以及天下舊邦新命則首文王至于六合同風羣生茂育嘉祥疊見乃導揚盛德潤色鴻猷以告于郊廟鬼神則首清廟此周家一代之禮樂文章經元公之制作而特尊文王之詩爲四始則知大學之所謂修身及家平均天下者其極皆自文王立之也頌奏于祭祀無非正者曾僖則其變矣風之變自夷懿雅之變自幽厲政教雖不行于天下禮義終不泯于人心自朝廷賢士大夫以及里巷之小夫婦女其詩雖美刺襍陳而正月柔桑固纏惄之藥石桑中溱洧亦憫時之苦心是故櫟

苓之思知美人之澤未斬蒹葭之刺知周禮之本猶存板之靡聖蕩之多辟而託諸文王之咨殷者亦曰尚有典刑則其由正而變者後王之政爲之其雖變而可反乎正者文王之德留之故當時頌其壽考之作人後世垂爲斯文之不喪夫子繼聞知之統其於易見聖人憂患之情於春秋守文王賞罰之法者未易爲學人訓而以詩立教亦欲二三子立其言達于政如遊于有德有造之時也且夫詩者樂之章也古人學樂誦詩功必並進靈臺之教盛述鼓鐘洙泗之堂不廢琴瑟而去聖已遠

古樂淪亡求所爲弦誦以涵泳其性情舞蹈以動盪其血脉者殆難言之故漢立學官傳詩者數家未嫺音律專求義理葢音律必待于樂師之教授而義理自具于人心之虛靈雖作者一時讀者一時微文譎諫或未能顯揭其情而論世知人自不難逆探其隱葢詩之言志前人本所思以發爲詠歎後人卽緣所思以繹其所悅故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也夫子示人學詩之法曰思無邪論者謂一言該貫古今此外更無他說不知無邪所以立思之防而惟思始能究詩之蘊使苐堅持其心而

不窮極其思則雖無浩蕩之辭亦少會悟之神常棣逸詩夫子取而論之以示學者思則得不思則不得之理故彈琴而見文王亦其思之所通者微也惟善用思者化其其拘攣謹其穿鑿本和平之志以紬繹于意言之間則思其詩之變者不必諱變而創懲斯著思其詩之正者有所由正而感發自生由是飭其身心措于家國天下有物有則以取法于文王之緝熙敬止焉斯夫子以詩教天下後世之旨也

讀二南

日知錄以南豳雅頌爲四詩列國之風附焉此用程大昌之詩論而稍變其說吾不敢信爲然也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蓋自周公制作時已定之安在周召之名南而不謂風也彼見文王世子之胥鼓南也鼓鐘之詩之以雅以南也皆言南不言風不知入學之始小雅肄三則此之東序所教亦必用關雎鵲巢諸篇取正風不取變風故專言南耳儀禮鄉飲燕禮皆歌笙用雅合樂用南故鼓鐘亦以南配雅且其讀南作

尼心反取其與上句音字相叶非必不可云以雅以風也日知錄又謂南也豳也二雅周頌也西周之詩不得以東周列國比豳非夏之國乎周非商之國乎當其未有天下之先不得謂非國國各有其山川土地風俗人情而因有詩故鄭樵云風土之音謂之風夏有諺商有謠即二代之風也彼見程大昌謂無國風之目而引王制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謂自邶鄘至曹十二國無害為風豳周南召南非大師陳自二公之食邑者乎同為民俗之歌謠同為輶軒之採輯而獨別之為南不為風

亦可怪矣且南之爲言任也謂任養萬物也故南
夷之樂曰任鄭注禮之鼓南詩之以南皆曰用夷
蠻之樂明德化之廣暨也周起西岐而能使江沱
汝漢之閒被其化者無殊風之偃草則不止以一
國繫一人而將以天下繫一人故特加南于周召
以顯區于列國之爲風也云爾若夫豳爲周公所
作以訓成王固非出于大師之採然公旣托于國
以成其俗即不能不附于風以矢其音論者徒以
七月一篇康成三分之以當風雅頌遂謂豳之爲
豳亦如南之爲南而非風也然以一詩而備三體

其說爲王氏所不取集傳辨之已詳